

◆张彤

花事

几乎每年春节放假前的最后一天班，我都会跑到院子里拍梅花。在老城的文学院有两株腊梅，向阳的一株相当盛大。横斜的枝条与若隐若现的花苞，似乎在昭示着严冬已远。这株梅花的西边是成行的竹子，前面则是青岛老城典型的红瓦屋顶，无论怎样拍摄，都会有很好的背景。当然，不拍照更好，静静地看，能体会到万籁俱寂，暗香浮动的意境。

如果遇到下雪天，暗红的花蕊会特别惹眼。梅花是不惧风雪的花，更是报春的花。这株梅花的花期很长，会一直延续到3月。2月中旬时，腊梅会盛开。也许不会有太多人注意小小的腊梅盛开时的景象，她们不仅会令满院芬芳，更能体会到她宏大的气场。此时的梅花颇有吴昌硕之笔意，点画狼藉，雄强犷悍。说起来梅花这种植物对我不应陌生。

在杭州读书时，学校旁边就是著名的灵峰，灵峰探梅是西湖新十景之一，而从校园侧门穿出去，就可到达灵峰。每年寒假过后，这里都是春意盎然。更不要说，孤山上还曾住过梅妻鹤子的林逋。但是我相信人对于花草的感受是与阅历有关的。少年人的眼里面多半没有花花朵朵的，灵峰上那些著名的梅花，于我而言只是一种浮华的存在，而现在，我们这个老旧的院子里，一株寻常的梅花，却好像与我有了心灵的感应。不能小看了她们，我时常觉得，天天看到她

◆何效杰

春钓灵山湾

春某日，我们从灵山卫出发，启航灵山岛。

离开海岸，海水从湛蓝变成碧绿，犹如一枚枚玉石，在阳光的照耀下千姿百态。天空辽阔，海涛阵阵。船行处，风浪骤起，木船霎时被浪涛托起，继而又落下，让人有一种浪遏飞舟的感觉。船头划破海面，掀起层层白浪，涌出大量的珍珠。透过奔腾的海水，大小成群仿佛有生命的泡沫，带着蓝色和白色在上升中荡漾生姿，逐渐趋于平静，融入茫茫大海中。船行近一小时，灵山岛隐约在望。清晨薄薄的一层白雾将灵山岛围绕，那是一个近乎半透明的、宁静的绿色世界，让人充满了探索的欲望。灵山岛地处黄海，也称水灵山岛，距大陆约10公里，山高海阔。随山坡起伏而高低错落的小楼和红瓦房屋，或居于崖边，或位于海畔，或半藏于山涧，梯田、绿树、碧海、红瓦、蓝天交相辉映，从海上远眺，宛若一块艳丽之翡翠浮在海面，故有“灵岛浮翠”之美誉。灵山岛峰峦起伏，岩礁怪奇，奇石横生，如鬼斧神工一般，尤其是岸边的礁石灵、秀、奇、怪，色彩纷呈，堪称“天然的石雕艺术博物馆”。灵山岛仿佛一个地质公园，融汇了岛、海、山、洞、岩、云等等大自然的美于一身。

阳春三月虽然花讯连绵，但整条路上的人，都在等待文学院里那两棵不同凡响的紫玉兰。它们的树龄很长，有差不多百年了。这两株玉兰至少比其他玉兰花晚开两三周。通常到了4月10日左右会呈现盛放的景象。作家连谏每年

都会要求我从不同的角度拍摄这两棵玉兰花，她喜欢这盛大的花树。我每年也会把这两棵紫玉兰发到微信朋友圈里。

许多前辈作家编辑也会因此感叹，年年岁岁。两株玉兰是有一些区别的。东边的一株气势磅礴，西边的一株处于弱勢，在这里工作过的许多位前辈老师都曾告诉我，两株树是西强东弱，后来渐渐地势均力敌，不知何时，形势已经悄悄逆转。这种说法让我备感新奇。凡是生命皆有盛衰，两棵无言的玉兰，我愿意把他们想象成一对知音和对手。一山不容二虎，但是没有两只老虎的山肯定不是什么名山。两只老树在经年累月地相互对视，其实也是在与流逝的时间抗争。

紫玉兰花落后，我身处的老城花季暂告一段落。除了隔壁院子里一棵巨大的泡桐，一直到夏天，不会再有新花了。

夏天的花是文学院对面的凌霄。凌霄花开起来也不太讲究，红艳艳一大片，像梦露那一派艳星的嘴唇。凌霄的藤蔓老气横秋，羽毛状的复叶绿得发黑，浓墨重彩，难免俗气。但是对面的院子不一般，那栋神气的老洋房，经过岁月的打磨，越发深不可测起来，似乎与这凌霄花颇为合拍。美术馆的迟馆长儿时曾在这个院里生活，他曾告诉我，这条街上曾生活着一位迟暮的美人，年轻时是百乐门的舞小姐。迟馆长的本

行是戏剧，说着说着便惟妙惟肖地模仿起来。自从他给我讲了这个故事，我越觉得对面的凌霄，与烟酒嗓的爵士歌手和摇曳的舞小姐有那么点相通。

凌霄过后，便是秋天了，秋天开的花是桂花。许多年来，桂花都是令我恍惚的一种花。我闻到桂花的香气，就会想起少年的时光。那时我们还经常写信，有位同学将桂花装进信封里，寄给暗恋的女同学，我们觉得这个办法挺好，也纷纷效仿。不管给谁写信，都在信封里加上一小把桂花，所以桂花的香味，于我而言是青春岁月的某种密码。

信号山路上有许多桂花。我们文学院一到金秋时节，也会香气四溢，有几株桂花种植在门口。有一次在单位走得晚，出门时已经月光如水，清寂的月光与沁人的桂花交织在一起，让我重重地恍惚了一下。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。我在月光与桂雨中隆重地发一会儿呆。

花是热烈的，绚丽的，花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我不认为这些花只是无声地开落，反倒经常听到它们交织出的音乐。我经常想象，老城的花，是一部严整的交响曲，第一乐章是梅花，主题圣洁而伟大；第二乐章是紫玉兰，充满了时间感与抒情性；第三乐章是凌霄，多少有点诙谐与摇摆；而终章，则是桂花，我认为这是一种回忆之花，那香甜里含有对过往的回望。



◆王国梁

走笔信号山路

驱车沿海滨一线行驶，进入八大关的地界便闯入了所谓的青岛老城区。给外地游客最直观的感觉是楼变矮了，树变密了，人和车都变慢了。新城与老城，虽未有严格区划，但风貌却相去甚远，有历史沿袭的余温，也有后来人对保护概念的警觉。总之留下的让人珍惜，失去的也不必徒增感怀，当下的便是最好的。

迷宫一般的青岛老城常令人犯迷糊，这里拐个弯，那里开条道，斗寸的空间，恨不得九曲回肠。走在路上，常见托着手机原地打转的外地游客，东张西望，一脸迷茫。打听路和被打听的，一个比划一个猜，两下着急。只好指着远山上的红色大球道：山的这边，山的那边……打听的才恍然明白一二，悻悻离去。那个红色大球便是信号山的标志，也如一座灯塔，静静地矗立在山顶，俯瞰老城变迁。

有信号山，便有信号山路，却绝非主路。以龙江路上坡段尽头为始，路分左右，各自单行，一头如一柄弯钩，钩住了华山路；另外一头与莱芜一路相连，延伸到齐东路、大学路。岛城人不辨南北东西，若给人指路常说左右上下，全仰赖地形地貌，特别是到了单行道林立的信号山路周围，更不敢指东道西，况且周边往的全是老城土著，本家都没搞明白方向，更别提给外人出主意了。

信号山因为港口航船挂旗传号而得名，名曰山，其实高不足百米。从信号山路拾阶而上走后门，只消一刻便可登顶，但却鲜有人知，大多从正门鱼贯。也因此造就了信号山路不张扬的品格。路虽低调，人却兴旺。看上去别无二致的老楼小院，没准曾经住着著名画家和音乐家，两院院士和部队首长。纵是现在，路上也常碰见曲艺名家和文化界大腕儿。前一刻他们还在媒体上衣着光鲜、侃侃而谈，这一刻就隐去了光芒，客气地跟老街坊们互相问好。手里拎着的，是刚从市场买来的新鲜菜果，还有一袋子橙黄沫白冒泡的鲱鱼，回家侍弄上一桌，烟火撩人。

信号山路上鲜有门头店铺，靠莱芜一路一侧有家房屋中介，几经易主，常换常新。在路中段深入，陆续开过摄影店、小酒馆和杂货铺，因客影稀疏，加之门头潜藏，大多开门不久就迅速凋敝。再往“红球”方向细数，有一家名为“曲苑”的小门头，是岛城曲艺界大腕操办的培训班，常听屋内传出快板吧嗒声啊，稚嫩的童声演说着快书，倘若驻足听上片刻，竟也能跟着学上两句“闲言碎语不多讲，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”之类的经典桥段。

“曲苑”旁边还有一家单位。提新名大多摇头，但若提“老文联”，邻里无不亲切。院里主办一本文学刊物，名曰《青岛文学》，已有六十余载。2015年，时任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经造访此地，也借“信号山路”之名，对刊物寄托了“释放更加强烈的文学信号”的期望。

信号山路不长，步行十分钟有余；信号山路也很长，融百年历史沧桑。不知不觉，已经往返这条路有十年的时间，这期间，信号山路只修整过一次，便利了出行，再无其他翻改。停车依然是大麻烦，再多的车位也不够，马路牙子上也挂满了车。不甘心的老街坊发明了很多抢车位的办法，恨不得把家搬到车位上。虽然争抢紧张，却鲜有吵架拌嘴，车前都留电话，若是停得不巧碍事了，有一个电话过去，双方也都是客客气气，有说有笑，抬手打个招呼的工夫，各自也都停得妥当。

像信号山路一样，青岛老城的道路如涓涓细流，串联起流淌而鲜活的生活，所谓的人间烟火，也在这恒久未变的道路两侧，每天、每时、每刻……悄然升腾。



■青岛 王绍波

◆刘赞科

崂山二题

崂山

这是史前的巨浪，咆哮之后，留下的，龙的脊背，浮在海面上。随着故事和传说出没。

山上蘑菇样的石头，还保持着跃动的姿态。光洁和冷的眼穿越历史的雾，而根在深海处。

一座山，是一本书。每一片叶，都写满经文。

海上的崂山，如一艘船，每一截树枝，都可做桨出海。洞里的道士，用手指着清溪的海。

千百年，晨钟暮鼓，穿林击水，传递不绝的鸟鸣。而禅，在无语深处。

人在山中，鱼在海中。逍遥悠然，神仙走。

崂山，一座永不沉没的船，载着生命与坚硬，驶向史后。

崂山茶

崂山茶，自江南来。只一片，便绿了岛城，使北方柔软起来。

褪去梅林的湿润，呈现光洁之躯。北方的雾，也暖。北方的水土有着故乡同样的结构，走向一致，异乡亦故乡。

枝叶肆意伸展，坚硬给茶让路，根须触到山泉的腺。山上的茶树，立在风中，摇曳着雾，渐渐模糊南方的记忆。

面朝大海，浪花朵朵开。吮着乳白的海雾，茶的心情亮起来，有了新的气息，露出北方纯粹的绿。

一杯崂山茶，便是一个通向海的口，便是一个登山人的眼中湖。

一杯崂山茶，顺流而下。饮者，心中便有了山，有了海，便是铮铮的汉子。

翠绿的叶子浮上来，温情也浮上桌面等你来！

八大关的树

灵山岛周围海底礁石密布，海藻丰富，灵山湾水深浪急，最深处有60米，水底暗潮涌动，生活着各种新鲜肥美的龙虾、螃蟹、虾虎、八带、黄鱼、黑头、鲈鱼、墨鱼等，是著名的海钓胜地。

早春为季风交替季节，气候温暖潮湿。在岛的东北，牙岛子海域，白天可以钓黄鱼、黑头、梭鱼、大头腥、沙板鱼等，晚上可以钓带鱼、鳗鲡、鲈鱼。据说青岛市的海钓记录很多都在这里诞生，有人说一天钓一百多条鲛鱼，也有钓过三十斤鲈鱼的。

人们垂钓的方式很多，一是“执竿垂钩”，在海边选一块便于落脚的礁岸，抖开渔线，将海蚯蚓挂在鱼钩为饵，投进海中的礁石窝，可以钓到黄鱼、黑头、石扎子鱼等。二是“拎手线”，俗称“手钓”，三四人乘一艘小船，在海岛周围的海面上，每人手里提一根渔线，每条渔线系三四把鱼钩，可以同时钓上来几条鱼，体验垂钓中的别样快乐。

我们乘坐的木船有12位钓友，在船边依次排开，我与朋友则占据了船尾。钓友们的各种渔具、装备不一而足，而鱼饵更是五花八门，有活的沙食、管食、黄虾、蛎虾、鲰鱼条，还有栩栩如生的假饵，用于针对不同种类的鱼。

八大关的树

先有太平角，后有八大关。太平角，清代称其为“菽豆岛”。德占时期，太平角区域已建有诸多房舍，至上世纪20年代初，别墅群蔚成规模。1922年日照叶春垌著《青岛概要》记载，“太平角为颐养区之中心，西人避暑，皆集于此。避暑别墅，比比皆是。其地林木成荫，一碧无际，所有马路均隐藏于绿叶丛中。”

百年太平角花木葱郁，绿树掩映，自规划建设之初即独具特色，十二条马路各植有不同的行道树，为后来的八大关区域的开发建设，提供了有迹可循的鲜活样板。太平角一路的行道树，最先种植的是木槿，为该区域为数不多的花树之一，可惜未能适应沿海的气候环境，现已消失殆尽，如今被常绿的日本黑松所替代。太平角海边有几片分散的小树林，皆遍植此种黑松，其树干婀娜多姿，树型无一雷同，颇入画。上世纪50年代，岭南画派国画大师关山月等画家来青写生，即有精彩的绘画作品表现太平角的松树。

太平角三路的行道树，是另一种花树：国槐。此处的槐树树干粗壮斑驳，老枝纵横，年轮已久，观其为原植之物。槐花初夏开花，甜香四溢，弥漫周边几条街道，也是白居易“槐花满院气，松子落阶声”现实版的诗意图。挺拔秀丽的银杏树，是湛山三路的行道树，其与不远处的居庸关路，同为八大关太平角区域最受市民和游客喜爱的两条赏叶大道。相比居庸关路，湛山三路的银杏树更多，道路更直，纵深更长。每至深秋时节，道路两侧落黄缤纷，吸引大批粉丝和摄影发烧友前来采风打卡。年岁最久的一棵“银杏王”，立在湛山三路2号院内一角，独木成林，霜降时节，银杏的金黄，在旁边一棵火红枫树的映衬下，风姿绝美！也正如那首《太平角之恋》歌中所唱：木栈道上白帆点点，湛山三路银杏片片。流连在这光明之城，那是我们最美丽的花园。

太平角的林木，以常绿乔木和叶树居多，如湛山二路和太平角二路的法国梧桐，太平角四路的龙柏，以及散片所植的水杉、雪松、朴树等。太平角区域的小气候，空气清新，静谧宜人，负氧离子含量极高，百年以来，一直是避暑疗养的胜地。1934年夏，郁达夫妇来青避暑，在此曾写下“湛山一角夏如秋”的诗句。

秋风起，瓜果飘香，秋天是收获的季节。太平角一条幽静小道上，自然生长的板栗果实累累，挂满枝头。熟透的栗子，吧嗒吧嗒悄然落地，一颗颗结实的新果，脱掉外壳，崩裂而出。有心的同事捡拾了一大捧，热锅炒熟，入口既香又糯，甘甜美味，这是大自然赐予的原生态绿色食品。

太平角邻海的一座洋房小院中，一棵高大挺拔的核桃树，在季节海风的吹拂下，年年丰产。核桃长有绿色的肉身，剥开后，始见核桃。前些年去甘肃陇南的成县采风，此地核桃树遍植山坡路边，是该县闻名遐迩的土特产。岛城市内核桃树却是稀罕物，极少见！在太平角，也仅发现这一棵，其核肉饱满，生食亦佳。

湛山一路2号的宋公馆，始建于1926年，原为宋氏三姐妹的母亲所居。其院内一棵老柿子树，每至秋季，橙黄的挂果摇曳生姿，引来群群喜鹊、斑鸠、八哥、白头翁，立在树梢高处啄食。另有一棵桃树，晚秋桃子才成熟，果子不大，蜜甜，据说与中山公园的桃子名品“公园蜜”同期同种。此院最有看点的林木，却并不是那几棵果树，两排茂密的龙柏和高大的雪松，无不引人侧目。据测，此龙柏树龄已达140年之久，在整个八大关太平角区域，首屈一指，鲜有可敌。院中央，排列有三棵长满树洞的法国梧桐树，其树干之巨，非两位成年人合围不成，树龄在百岁之上，亦鲜见。如此多古树名木汇集在此，小院气场之足，可窥一斑。